認完直屬的那個禮拜六，我搭公車去市區買些見面禮給小學弟。許久沒搭的一號公車久違到我忘了何時改名叫做藍一線，我仍是不習慣更替的新名字，也分不出新舊差別。公車行駛而過時我還呆愣在站牌邊，直到和司機四目相交的那瞬間，車頂跑馬燈上陌生的幾個方塊字才和記憶交疊。我從放空回神，連忙揮手示意我要搭車，開始追著公車奔跑。

氣喘吁吁地總算在司機的調侃中上車了。假日的早晨，車上冷清的空曠，只有寥寥數人閉眼沉睡。環視車內，印象中椅背上常見的立可白塗鴉不復可見，蓊綠的座椅一半規劃成博愛座的焦赭，一半換成大海的群青，彷若森林燃起了大火，又同時被汪洋淹沒的遺跡。人們戴上耳機，化作相鄰而不相逢的島，一同在這個僅僅幾立方米的海洋中隨著路況飄蕩起伏。

來自四面的人們就像海流，在此偶然匯集，爾後再次流向八方人海。

車內人影倒映在窗上，和車外往後飛去的景色混在一起了。沒有甚麼比在車上的相逢更短暫了，過客一詞氾濫於形容抽象的生命經歷，它最原始的定義其實無時無刻在城市中發生著，或許和離別有關的意涵本就注定它逃脫不了哀傷的宿命吧。巔峰時間人們彼此互相依偎，身體與身體僅有咫尺距離，那靈魂與靈魂呢？我想，大概只離了一個宇宙而已吧。我們低頭藏在名為手機的堡壘之後，躲進虛擬世界，唯恐和別人眼神有所接觸。吝於微笑，迥然各異的面孔上的冷漠卻驚人相似。或許上輩子你為了身後的人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可是那又怎麼樣呢？就算靠得再近，島嶼和島嶼終究不會融為一體，在還沒相聚之前我們就在期待分離，等待著下一次浪潮的到來將我們再度沖散。

人們泅泳在城市當中，在冰冷的海洋裡喪失了語言能力。

高中時代我總是默默獨行，印象中灰色的自己總是在匆忙中獨自奔跑著趕公車，早上一個人睡眼惺忪地搭車，夜深從補習班下課再一個人疲倦地搭車。追了三年的公車，也從來沒有追上失落的青春；跑了三年，也始終沒有跑到寂寥的盡頭。我還記得我總是坐在最後面一排，藏匿於陰影之中縱觀全車。我記得每個在顛簸中睡去的夜晚，我記得窗上陳舊的污漬，我記得路線上經過的每一個站名，我記得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是我卻記不起車上我曾和誰坐在一起、誰又曾在漆黑的夜色中和我肩併著肩，一同在人海中沉浮。我也記得我曾沒有理由地就這樣在瑟縮著在車尾哭了起來。當寂寞來襲成雲，在某座孤島的天空下起驟雨，只是永遠無人知曉。某天哲學家將會討論起有沒有些甚麼可以不被感知地存在，他們談起的可能是倒下的樹，也或許有可能是雨，但絕對不會是那同一場滂沱。所以無論哭再大聲都沒有關係，因為不管車上多麼擁擠，我們最終仍沉溺於冰冷汪洋之中，而那是聲音無法傳遞的宇宙真空。

後來我終於明白，或許在某個已然未知的時間點上，我們偶然投影在同一個平面上，但事實上我們各自存在的座標軸並未交疊。正如我們隔著浪濤眺望彼此，但我們卻不存在於同一片海洋。自始自終，我們都不曾在彼此的宇宙中發生。

唯一確信的是我們──噢不，應該說你，和我，以及他，毫不相干。